

XIJUXIAOPIN
XIQUBEN
YINGSHUBEN

喜剧小品 戏曲剧本 影视剧本

崔凯剧作选

CUIKAIJUZUOXUAN

辽宁大学出版社

自序

剧本不是写给读者的，花钱买剧作选看的人可能有，但肯定不多。明知道赔钱，还死乞白赖地要出书，这便是我等写戏人之悲剧。

前不久，一位老朋友写了一张小便条，介绍一位大龄青年，找我讨教写戏的诀窍。我问他为啥要学写戏？他说因家境贫寒，至今未婚，也没工作，想找个出路。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要找出路，千万别学写戏，这是个最没‘钱图’的行当。你若实在别无生计，我宁愿资助你几百块钱去做小买卖，也不能收你当我的学生。”那位虔诚的小伙子失望地走了。我只觉心中隐隐作痛，赶紧吞下两粒活心丹，以借药力调整我那曾许诺献给戏剧事业的痴心。

不是我太现实了，而是在二十多年蒸膏煮血的创作生涯中，实实在在地体味了写戏的无数艰难，无数苦涩，无数无奈。尤其在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明白的今天，在有些人看来，一切奋斗和追求的最终结算方式都是人民币，像我这样已经发表了大大小小百余篇作品，也颇有许多幸运的机会，获过不少奖励证书的作者尚未脱贫致富，岂敢引导一位没有工作，没钱娶老婆的农村青年误入此道？！与其教他写戏，还不如教他去乞讨！

这番酸话说出，极易引起误会，好象我在诉苦或者故意哭穷。绝对不是！在此，有必要向不小心看到这本集子的朋友交待一下真实的我，和我作品的真实。

走上创作这条路，是我自己的选择。还乡后的一个夏天（我20岁），当我领着社员种完了地，看着小苗出了土，没有等到收获，我便被抽到铁岭地区文工团创作组，从此就没有放下这支拙笔，不

屈不挠跌跌撞撞地写了二十多年。说实话，我确实有过多次改行的机会。我本可以当一名医生，最少是那种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的医生。我也可以留校任教，能不能教会学生写作很难说，但是写几篇论文，出两本集子，最终熬一个讲师、教授的，还没什么问题。我也有过下海经商的机会，发不了大财，至少也能借助贷款当个总经理，拿个大哥大，带着女秘书玩一把“潇洒”。只是不敢说当官儿，知识分子当不上官儿才说自己清高。总之，这些擦肩而过的机会都被我放过了，而无怨无悔地苦恋着我的本行，即使在行政事务缠身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写（包括写废品）。小品、曲艺、影视剧本、评论文章，每年都有几万字，为什么如此痴迷？借用《过把瘾》里的一句歌词“说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大概就是因为有瘾，或许每次写作品，就是为了过把瘾。

本人天资较差，既缺少敏捷的才思，又没有深邃的思想，自知难成大器。因此也从没想过要写出名著，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急三火四地赶写出来的。有些作品经过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锦上添花。但也有“播种龙种收获跳蚤”的时候。不管怎样，我从不大计较，包括作品上演后，评论界或褒或贬，均不在意。其实那种“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的认识，本身就否定了客观标准的存在，何况对艺术作品的评价，高低优劣，只有相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哲学教授和普通农民、政府官员和街头商贩、南方人与北方人、老人与青年之间，审美意识和观赏情趣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可能一致。那么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就需要作者自己进行过滤。我的主张是，耳根子要硬，主意要正，自己心中有杆称，这杆称就是以大多数观众的态度为砝码，来衡量自己作品的份量。

长期以来，我最在意的就是广大观众的反映。我每写一个作品，首先想到的是要尽可能让它好看一点，热闹一点，有趣一点，观众爱不爱看，喜不喜欢，对于写戏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不大

赞赏那种以教育观众为出发点而写戏的功利主义态度，特别是那些看来思想性很强，也颇有教育意义的戏，我过去也写过，参加汇演、调演、评奖都没问题，可是一公演就惨了，观众不买你的帐，没有人看，我们去教育谁呢？自己教育自己吧！教育自己把立足点移到人民大众中去，爱观众之所爱，写观众能够喜欢的作品，像不敢得罪恋人、情人一样，不能得罪广大观众。假若观众在接受了我的作品的同时，还能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和受到一点什么教育，实乃我之大幸！

为广大观众写戏，符合了产销对路的市场规律。可是，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将观众大致分为三种的话，那么，一种是批判型（领导干部加评论家）；一种是欣赏型（知识阶层）；另一种是娱乐型。我所指的广大观众当然是后者。为娱乐型的观众写戏，就离不开“俗”字，所以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些“俗不可耐”的东西。

脱不了俗是基于我的农民情结。在我尚未问世之时，父亲由于眷恋着老家的几间茅舍、几十株果树而举家回迁，在辽北法库的一个小山村，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作品——我。在我刚刚能背得动药箱的年龄，就经常随父亲往诊于农家的草屋棚寮之间，使我很早就熟知了辽北的民风民情。参加工作在铁岭地区文工团，我面对着三百万农民观众。七十年代初，广大农民尚不知电视为何物。老大娘去买半导体，还说：“给我挑一个会唱二人转的戏匣子。”他们心目中的戏只有两种——东北地方戏和评剧。剧团下乡演出小话剧，老百姓对着台上喊：“别唠闲嗑了，快唱戏吧！”所以，我别无选择地写起了二人转拉场戏。从“一更里月芽没出来”到“学大寨，红旗迎风摆”，说不清枉费了多少稿纸，多少墨。但是，正是那些年辽北的民间艺术加上农村生活的根底，形成了我的创作基调，一土、二俗两顶帽子，戴到今天，“四类分子”都摘帽了，我还摘不了。记得当我稍微成形点的小戏《双飞燕》、《摔三弦》、《闹鱼塘》等作品问世之后，有些朋友劝我：“改改路数吧，总写

这些东西成不了大气候。”听人劝，吃饱饭。我试着也想玩点高雅，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脱离了我熟悉的生活和形式，就找不到感觉。没想到十几年后，一股文化大还俗的强风扑面而来，夹杂着低俗、庸俗的俗文艺像流感一样，到处蔓延，就连某些以往清高如仙的雅士们也纷纷驰骛以逐。谄俗媚俗之风令我惶恐不安。我向不以俗为耻，可我主张通俗不庸俗，随俗不媚俗，热闹不胡闹，风流不下流。虽然在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所有的行当都要适应大环境，可是，作家毕竟不同于三陪小姐，岂能为五斗米或更多的米而折腰？！我虽然隐潜在血管中的俗流难以改换，但我尽可以让自己俗的正派，俗的有点文化意识。

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喜剧，或者说有点喜剧成分。我这个人却是悲剧性格。喜剧给人以轻松，可自己从来都很沉重。我以为，任何形式的戏剧作品，都是对生活的观照。喜剧以讽刺见长，又离不开夸张，讽刺要有分寸，夸张不能歪曲生活。作者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写喜剧，要让人们在健康的笑声中，认识生活，认识自我，笑着同过去告别，因此，就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题材，使用笑料。笑好不容易让人恼、让人恨。我有些在基层当乡长、镇长的朋友，他们经常给我提意见，说我的作品（主要指喜剧小品）他们虽然喜欢，但总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总以基层干部为讽刺对象，上层的问题也很多，为什么不去写？对此，我委实有口难辩。喜剧适合表现小人物，人物的身份越高越缺少可笑性。当然外国的喜剧也有披露上层的，甚至有讽刺总统的。但是，我既不熟悉大人物，又缺乏足够的胆识，没有功力驾驭重大题材，只能审慎地选择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假如我的作品能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一点欢乐，吾愿足矣！况且，我的作品还不仅仅是“扯淡”一类的。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一直是我的一种追求。比如：《儿子大了》、《老拜年》、《牛大叔“提干”》等作品，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我对生活的思考，尽管缺乏深度，但已倾我所能。我知道，单纯从喜剧效果考虑，特别是在综艺晚会中使用的小品，越荒诞，笑

料越多。然而，我总是太现实，始终荒诞不起来，于是也经常达不到导演们希望的“五行仨包袱，小吡牙连着大咔嚓”的现场效果。为此，我经常苦恼，但愿哪一天能找到一个良方，使我的作品既让人笑得开心，又能深刻地揭示生活，让上帝来恩赐我吧！

写戏人有苦有累也有乐。得意之处旁人是难以体味的，愿列几多得意之处与关心我的朋友分享。

得意之一。年轻时我很穷，眼看快被划入大龄青年之列了还没娶上媳妇。一次在农村体验生活时遇见了一位女记者。萍水相逢，一笑而过。后来有人给我们俩介绍对象，她对“红娘”说，“这人我见过，好像挺老实。”正巧那年，我的秧歌戏《双飞燕》刚刚上演，她去看首场演出。戏未见得精彩，观众们却笑得挺开心。我估计坐在观众席中的她肯定没笑，可是，看过戏后她说：“这小子还真有点灵气儿。”于是，就嫁给我了。因一个小戏，诶来一个媳妇儿，不亦乐乎！（我把此戏收入集子，主要是为了纪念）

得意之二。我有只旧皮箱，每发表作品，便收入其中，日积月累，数量不微。一日，我打开箱子，一旁的女儿瞪圆了眼睛，问：“老爸，这些都是你写的作品吗？”我答：“然也！”女儿说：“看来，我将来要超过你还真要卖点力气呢。不过，也许有那么一天，当别人介绍你的时候会说：‘这是崔晓的老爸’。”我说：“但愿如此”。因一点成就给孩子一份鼓舞和鞭策，不亦乐乎！（我想如果给她看到的是一箱子钞票，也许她的将来就没什么希望了。）

得意之三。日前，骑破车过闹市，偶听一家美发厅内传出一曲非常熟悉的旋律，细听，是《摔三弦》中的“人生在世全由命”。算起来，由赵本山首演《摔三弦》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在人们普遍喜新厌旧，情趣不断转移的今天，还有人没忘这出小戏，我顿生兴奋之感，差点荒唐地进去致谢。有一两篇劣作能让世人不烦不厌，不亦乐乎！

得意之四。作者本是幕后人，一般场面均上不得，尤其本人天生是个放不开的人，下舞场脚太笨，走官场志太弱，入情场胆

太怯，进赌场兜太空，唯独对鱼场情有独钟。得闲时和朋友们去垂钓，时常遇到喜欢小品的基层干部或渔场主，得知赵本山、巩汉林演的令人捧腹的一些小品出自我手，便分外关照，慷慨得让我不知所措，似我这般百无一用之书生，能被人另眼相待，尽享放情垂钓之趣，不亦乐乎！

写戏人最得意之时，莫过于作品上演时与观众坐在一起，亲眼目睹自己的辛勤劳动兑换成满堂欢笑和阵阵掌声，每当这时，平素遇到不快时起誓发愿决心搁笔的情绪便荡然无存。我想，今世难以与爬格子绝缘了，恐要写到地老天荒，油干灯灭方可作罢！

明知这本集子不是卖钱的，写下这零乱之语，绝没有广告之意。本不想让它序跋俱全，又恐哪位熟悉我的好友见了不知我将这些无甚价值的东西装订出来所为何意，特此敬告，只为宽慰自己，别无它求。假如我没有机会为您写上“指教、斧正、医谬、惠存”之类字样，也诚恳诸君，莫怨莫恼，但能翻看一两页，还望不吝赐教，吾当不胜感激之至！

目 录

自序.....	(1)
---------	-----

• 喜剧小品 •

牛大叔提干.....	(1)
稳操胜券	(12)
儿子大了	(18)
难得聪明	(24)
训模特	(29)
乱掺和	(37)
彩带情	(43)
无字碑前	(51)
门 神	(58)
留一半清醒	(64)

• 戏曲剧本 •

摔三弦	(72)
闹鱼塘	(92)
鸳鸯扣.....	(111)
双飞燕.....	(136)
巧嫂解谜.....	(150)
新娘泪 (八场秧歌剧)	(161)

· 影视新作 ·

假戏真情（电影文学剧本）	（220）
绿色的旋律（电视音乐剧本）	（265）
大嫂子反赌队（戏曲电视剧）	（302）
睁开你的双眼（电视喜剧）	（324）
当葡萄熟了的时候（电影文学剧本）	（343）

○喜剧小品○

牛大叔提干

人物 牛大叔 胡秘书 田妹子

胡 (裤带上掖一块餐巾急上)这可咋办呢?找谁陪客人吃饭呢?

田 (送酒上)胡秘书,那边都摆好了,你咋还不过去呢?

胡 我过去这边怎么办?

田 这桌不是马乡长陪吗?

胡 马乡长住院了。

田 (指外面)哎,那不是马乡长吗!

胡 在哪呢?

牛 (上)同志啊,对不起,没关系,请问马乡长在不?

田 呀!认错人了。

胡 马乡长不在,你是……

牛 那胡秘书在不?

胡 我就是胡秘书。

牛 哎呀你好胡秘书,请问胡秘书贵姓?

胡 贵啥姓啊,我还姓胡。

牛 我是牛家堡的,我叫牛二愣,我来找乡长给俺们村学校批点玻璃。

田 你刚才一进来我还以为你是乡长呢。

牛 你也看我象乡长?同志啊,我这可不是故意的,这是吧,这几年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我这小肚见鼓,浑身长膘,再加上我底气太足总爱吵吵,大伙就说我像乡长,反正像乡长也不孬,走在道上有人点头,有人哈腰,有人上烟泡,还有人要掏包。刚才还遇见个妇女,八成有点彪,一个劲儿

跟我唠，说她愿意计划不愿意开刀。说话就说话呗，那眼神儿还这样的（学飞眼）冲我飘啊飘，飘得我心里乱七八糟！

〔田下

胡 你会喝酒不？

牛 喝酒？

胡 你能喝多少？

牛 胡秘书，那什么，你千万别客气，我在家刚吃完饭来的。

胡 你到底能喝多少，喝多了能顺嘴胡咧咧不？

牛 那不能，绝对不能，喝个斤八的我这舌头都不带硬的。

胡 那太好了，今儿个你就露露这宝贝肚子。

牛 大冷的天，露它干啥呀？

胡 你今儿个就替马乡长陪客人吃饭！

牛 替……替谁？

胡 替马乡长吃饭！

牛 那领导怎不亲自吃饭呢？

胡 咳！别提了，乡里来的客人太多，乡长天天陪吃陪喝，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牛 胃下垂？垂哪去了？

胡 据说已经垂到小腹，压迫膀胱。

牛 哎唷！马乡长可是好人那，这病要是治不好你可得替他办个公伤！

胡 那倒是可以研究，不过眼下得有人替他呀！

牛 那不还有副乡长吗？

胡 咳，慢说是副乡长，就连打更的老康头都让我派去陪客人吃饭了，现在就找不着正经人了。

牛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听说上边三令五申，不让你们吃饭……

胡 谁说不让吃饭了？是不让大吃二喝！

牛 可我看这是越吃越大越喝越多，特别是俺们村，小吃二五

八，大吃三六九，就是没钱给学校安窗户，孩子们冻得直发抖，写字都拿不出手。我自己掏钱要给学校买玻璃，可人家供销社说得乡长批条，要不没有。

胡 你这点事儿好办，你先替乡长陪客人吃饭……

牛 完事你给我办？

胡 只要你陪客人吃好喝好就行。

牛 不行，人家马乡长是咱们乡的高干，你让我这牛头替马嘴不是扯呢！

胡 没事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乡长了！

牛 我是乡长了？你说话能算？

胡 怎不算呢？

牛 这么容易就把我给提干了？

胡 你这也算帮我忙了。

牛 不行，空口无凭，你得写个文件。

胡 写文件干啥呀？

牛 回家交给你大婶儿，也就是我媳妇儿，让她看看。

胡 咳，你咋还整出媳妇儿来了？

牛 对，乡长不能叫媳妇儿，太土！那叫啥呢？

胡 叫夫人。

牛 对，俺家我大婶儿，你夫人……

胡 谁夫人哪？

牛 啊对，是我夫人。我的夫人她总瞧不起我，动不动就说：“老天爷下八天做官雨也掉不到你脑袋上一个雨点儿，你要是能当官儿呀，那得天上掉个龙蛋，地下砸个大坑！”

胡 牛大叔，今儿个这桌是因为非乡长陪不可，所以你是临时顶替乡长陪陪客人。

牛 那乡长的病一半天能好吗？没事让他在医院多住几天呗！告诉他放心，我这体格替他喝个十天半拉月的没事儿！

胡 你就完成今天这个任务就行了！

牛 我就当一天乡长？

胡 一天咋地？我还一天没当着呢！

牛 一天也行，不过一会儿要有人来请示工作我怎办？

胡 不用你管，我处理！

牛 那到了晚上，乡长媳妇儿……啊叫夫人，夫人来接乡长回家睡觉，我去不？

胡 咳呀！你上人家睡啥觉啊？吃完这顿饭你就回家！

牛 我不得问明白吗。让我替乡长吃饭，这也是好事，有人长得像领袖就能当演员，我长得像乡长还能改改馋。

胡 你先在这等着，客人马上就到。（欲下）

牛 哎，你上哪去？

胡 我还有好几桌客人呢！

牛 你走了我怎么办？

胡 你还用人陪着吗？

牛 这话说的！人常说领导谁都能干，没有秘书玩儿不转。马乡长当乡长你像跟屁虫似的围着人家前后转，我当乡长你就把我扔这不管了？

胡 你还想配秘书？

牛 没人伺候着我能像乡长吗？再说了，你要不安排明白，出了毛病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胡 哎呀别介，我的乡长大人哪，你还有啥不明白的赶紧问！

牛 一会儿客人来了我坐哪？

胡 你坐在主人位子上，你是乡长。

牛 （坐正座）我往这一坐就是乡长了？不行，我这套衣服不像，是不得有个脖带儿？

胡 啊，那叫领带，我这个给你。

牛 （系领带，披衣服，夹上文件包）是不得这样？尤其这个包，夹起来是领导，拎着那是收电费的。

胡 哎，挺象。马乡长，您请坐。

牛 好啊，胡秘书，我现在说话好使不？
胡 好使。
牛 那我可要说了。
胡 你说吧。
牛 （掏出一颗烟）胡秘书！
胡 哎，乡长，有事吗？
牛 点烟哪！你这么当秘书还能进步吗！
胡 好，我给你点上。三斤重的鸡，二斤半的脯（谱儿）。
牛 怎的，你嫌我谱大了？
胡 不不，你是乡长，就应该这样。
牛 那好，再给我沏碗水，放红茶。
胡 （端水）这就是红茶。
牛 另外，我当乡长了，该说的话是不得说？
胡 你可以说。
牛 我说咱们有些干部啊，要注意呢！不能到了下面啥正事都不干，就是个吃，就是个喝，吃得是打嗝返胃，喝得是离拉歪斜，完事就麻，麻完还拿。特别是个别同志，还学人家大款，出门儿还带着小饼，很不应该！
胡 没这种情况，现在吃饭都非常方便，没人出门儿还带小饼。
牛 就是用胳膊挎着那个，不是媳妇不是妈，不叫家花叫野花。
胡 那不叫小饼，那是女字旁加个并字，那叫姘！
牛 废话，没有女的能姘吗？
胡 这些闲事你别管，和你没关系！
牛 你的意思是我得管点正事？那好，胡秘书，我跟你说，现在天冷了，你抓紧下去到各学校看看，把祖国的花朵冻坏了我可拿你示问。另外，你抓紧给牛家堡小学送两箱玻璃去！
胡 你咋总忘不了你那玻璃呢？
牛 我来干啥来了？

胡 咱们招待好客人不就是为咱们乡寻找致富门路吗！
牛 可我那窗户怎办！
胡 有了门子还愁窗户吗？
牛 可也对，那等会儿客人来了我就问问他们，谁有门路，给我们留下，别吃饱了喝得了，拍拍屁股抹抹嘴就都走了！
胡 哎！你可千万别这样，你是乡长，你要大大方方地招待人家。
牛 那我不得假模假势地讲几句话呀？
胡 对呀，你得整几句欢迎词啊！
牛 我说啥？
胡 让大伙吃好喝好。
牛 这我会说；这个……大伙吃吧，谁也别客气，鼓起腮帮子，抡起筷子，管够造吧，反正也不和你们要钱，这叫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社会主义是吃不穷的！
胡 哎呀我的亲爹呀！你可别这么说呀！
牛 那我怎说？
胡 算啦，我给你写几句吧！（写稿）
牛 有讲话稿就好办了。
胡 你这么说，各位来宾，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如此简单很不应该……
牛 你拿来吧，照稿念我还会吗？（念稿）“各位来宾没什么好东西……（咳）
胡 错啦！怎么是各位来宾没什么好东西？
牛 这不是咳嗽了吗！
胡 看你咳嗽的地方！没什么好东西要和下边招待大家连上。
牛 连上就连上呗！”招待大家很不应该……
胡 停！你就实打实凿地陪客人喝酒干杯就行了。
牛 干几杯？是好事成双还是三星高照？要不就整一条垅带拐弯儿的？

胡 这要看情况了。

牛 我没事儿，喝酒不用党操心，能喝四两造半斤，我从来就没醉过，每次村长上俺家去喝酒，我都给他整得迷迷登登的，直管我叫乡长，一门儿要汇报工作。

胡 我不是说你，你要根据客人的酒量劝酒。

牛 也就是有多大的马下多大的驹呗！

胡 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你再说……

牛 你等等，这二十多盘子菜，我知道他们吃几口算五味？

胡 也就是喝到一定的程度。

牛 喝几瓶算一定？

胡 你看情况呗，就是到了客人高兴的时候你要向他们介绍咱们乡里的大好形势。

牛 这我明白，就是说现在我们乡啊，那形势是好大一片啊，上上下下都在吃饭，吃的是沟满壕平，喝的是天悬地转……

胡 不要这样讲嘛，你要说咱们乡经过改革开放渐渐富起来了。

牛 要这么吃下去还得吃穷了！

胡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到底行不行？

牛 我行！我行！到时候我就会说了！

（旁白）别把这事儿整黄了。

田 （端鱼上）胡秘书，客人怎么还没来？

牛 快了！快了！再有五分钟吧！那几桌的菜怎么样了？

田 正准备呢！

牛 这家伙，还上菜呢，这是啥玩艺儿？（按一个开关）

〔餐桌旋转。〕

牛 哎呀，不好，这怎么还转上了？

胡 这是自动旋转，免得客人够不着菜。

牛 这玩艺琢磨得鬼头啊，真是山不转水在转，人不转桌在转。

田 （上鱼）红烧鲤鱼！（下）

胡 对啦，你还要注意，吃这鱼之前要有个说法……

牛 这我明白，你别寻思我啥大世面也没见过呢，那村干部三天两头找点借口就上俺家喝酒，俺堡子没有红毛鲤鱼，还没有大嘴鲇鱼呀！

胡 那你说怎么喝？

牛 这叫头三尾四，头三盅尾四盅。

胡 那别人呢？

牛 别人就是挨着肚子的，肚子又叫腹，是不？你福如东海喝一盅，对面的也得喝。后背对着你，这叫倍感亲切，喝一盅。该喝不喝不太好，会喝不喝也不对。中午这顿别喝醉，领导下午还有会，晚上喝酒别喝多，回家不让进被窝。

胡 后边这句不能说。

牛 不说就不说，咱还有别的咯。过了三海关，碰杯就得干，左把舵右转变，全封闭带甩干。

胡 有的客人可能喜欢喝啤酒。

牛 那更好办。东风吹战鼓擂，稀拉咣咣谁怕谁，哎，你先给我来一杯呗！

胡 那不行，你现在不能喝。

牛 我是乡长，你是秘书！

胡 客人没到，你还不是乡长。

牛 这客人也真是的，菜都快凉了，他们怎么还不到呢？

胡 对啦，我还得告诉你，除了喝酒，你还得让客人吃菜，重点菜要做点介绍。

牛 那我知道。这是白片肉，这是肥猪肘，这是小鸡炖蘑菇，这是白菜佛手。

胡 这些都不用介绍。

牛 还介绍哪个？

胡 这个。

牛 这是啥呀？是长虫吧？别吃中毒了！

胡 这叫清蒸河鳗。